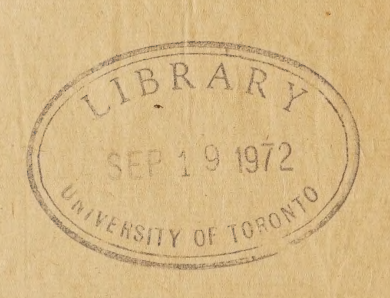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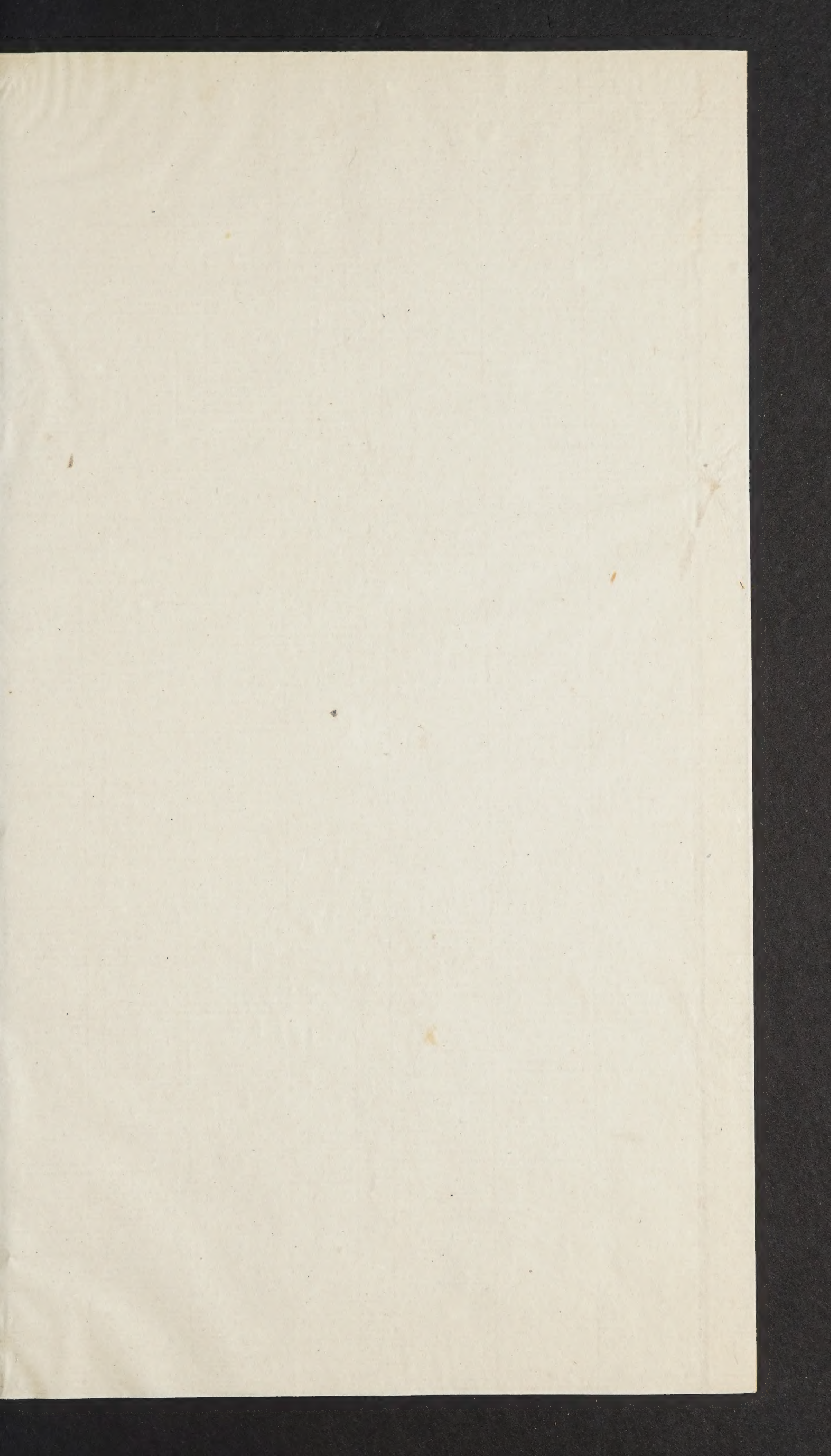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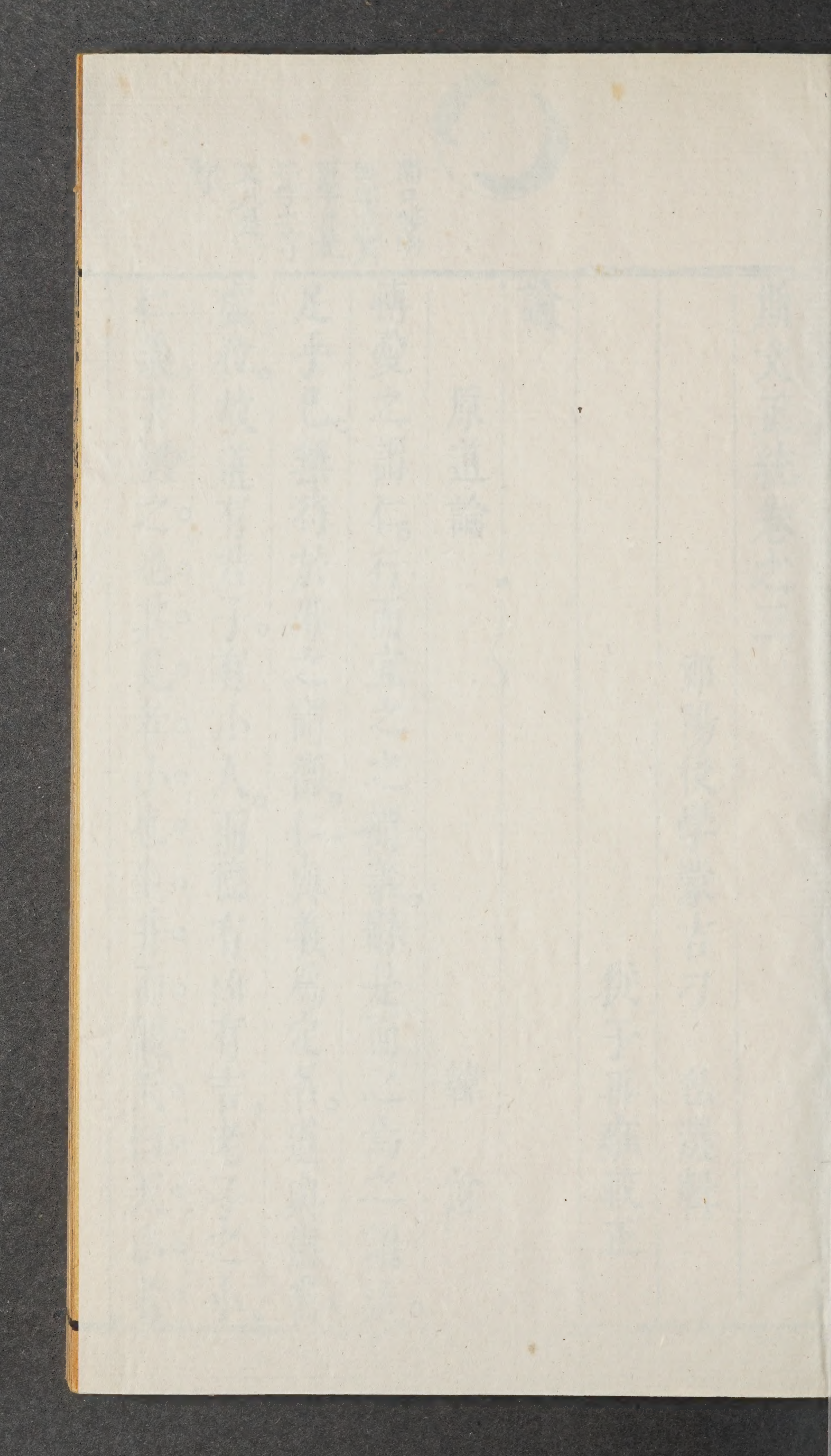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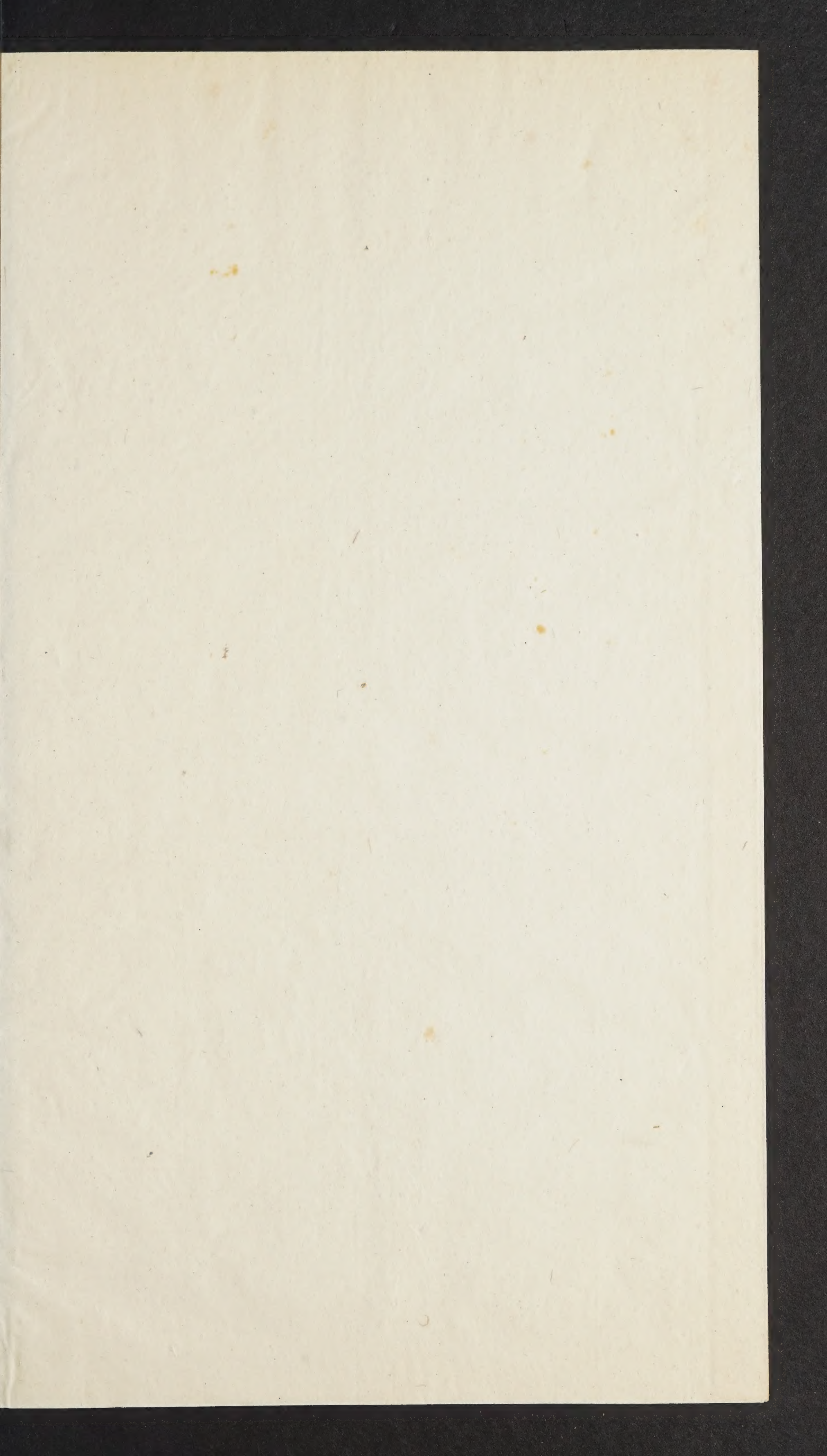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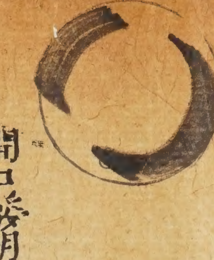










開口發明四字其實四字只是二字二字又只是一字

斯文正統卷之三

祁陽後學蒙吉刁　包選輯

從子再雍　較正

論

原道論　韓　愈

愽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繇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

打破公私兩關則儒與老不辨自明

方是時醉生夢死知道爲何與

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黄老於漢佛於晉宋魏隋齊梁之間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墨則入於老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

二氏援吾儒爲重故逞進如此謬誣吾儒則不然分量之淺深亦於此可見

所入何以償所出

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

開物成務之道利用安身之法衍其言之辭是盡也

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兵甲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

各有攸司

嗚呼嘆

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

無限感慨

離人情爲天運

援聖經自誠意止未究淵源本源

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

綱上舉
張

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繇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商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

昌黎一生學問得力在此數句

擇焉語焉

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爲道易。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詳。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繇周公而

而不精詳者其董王二子乎荀楊不能擇佛不能辯

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繇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林次崖曰此篇推明仁義道德之說歷叙帝王左右生民之法終之古聖賢相傳之統其闢佛老與孟子拒楊墨同功其言摹倣中庸首章孟子卒章乃萬世立教之文

孔孟而後程朱而前上下千餘年間賴此一篇少

延如綫之緒茅鹿門錢豐山諸公或以爲變化詭譎或以爲出有入無震盪天地只從文藝起見豈知言者哉

集本以勝之故至此

以此方治天下便稱國手

本論　　歐陽修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在西域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

元氣固則寒暑不能侵

力農務本[illegible]寓教法

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繇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中國繇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缺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以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

禮因人情而為之節文所以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絃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

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究將禮義以養其心。此學校所繇興也。

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繇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

[illegible]

上有好者下必甚

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閒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姧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姧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而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之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

之曰佛是眞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而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

此句括通篇之義

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子之道孔子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

怵於利害故氣餒

明於義理故氣壯

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狡。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顏魯公富鄭公鄭居士所謂振古豪傑非與而亥

其生平背夜佛佛之惑人甚矣哉自古顯言以斥之若傅太史韓吏部程夫子朱文公及致堂胡氏其表表著矣歐公此篇崇正黜邪甚有關於名教其功當不在諸名公下

蘇子瞻文章氣節與韓歐相伯仲而大悲閣四大菩薩諸記未免甘心自外於兩公嗚呼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故言不可不慎也

南廟試九叙惟歌論　程顥

論曰民受天地之中而生者也。水火金木土穀民所賴而生者也。樹之君使修舉其所賴而養之者也。修之有道。行之有節。上焉天順之。下焉民樂之。正德焉利用焉。厚生焉。此其所以秉統持正。而制天下之命者也。在書禹之謨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其指言乎是也。舜禹明其道。聖也。後世不及焉。功也。萬世所利焉。宜其事有次叙。而民歌樂之也。噫舜之君。禹之臣其歌之之民。日聞其道。日被其澤。其見而知之。或言

兩言盡六經之大凡

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五事貌言視聽思

或歌可矣。今去聖久遠，踰數千祀，然可覆而舉之者何也。得非一於道乎。道之大原在於經，經為道其發明天地之秘，形容聖人之心一也。然嘗推本夫明其次著其跡者言之，在洪範之九章，一曰五行，次二曰五事，統之以大中，終之以福極，聖人之道其見於是乎。蓋五行者天之道也，五事者人之道也，修人事而致天道，此王者所以治也。五事修，五行叙，則其生材也美焉阜焉，民居其中，享其利而安焉，豈非皇極之道用而致乎。五材之生天也，非人也；五事之修人也。

曹氏曰洪範五行穀本在木行之數焉以

非天也雖然五事正則五材自然得其性矣是則天之道亦王者之所爲也王者既修五事而致五材則又舉正德之教而率之明利用之源而阜之開厚生之道而養之五行協於上六府利於下三事舉於中修焉其功之叙也和焉其德之行也如是則民浩浩然于于然驩娛於下而歌頌其政矣或曰子之言五行然矣然六府之兼乎穀何也答曰五行氣也五材形也君之所致者氣也民之所用者形也五氣既叙五材既豐民並用焉然穀者民之所生也不可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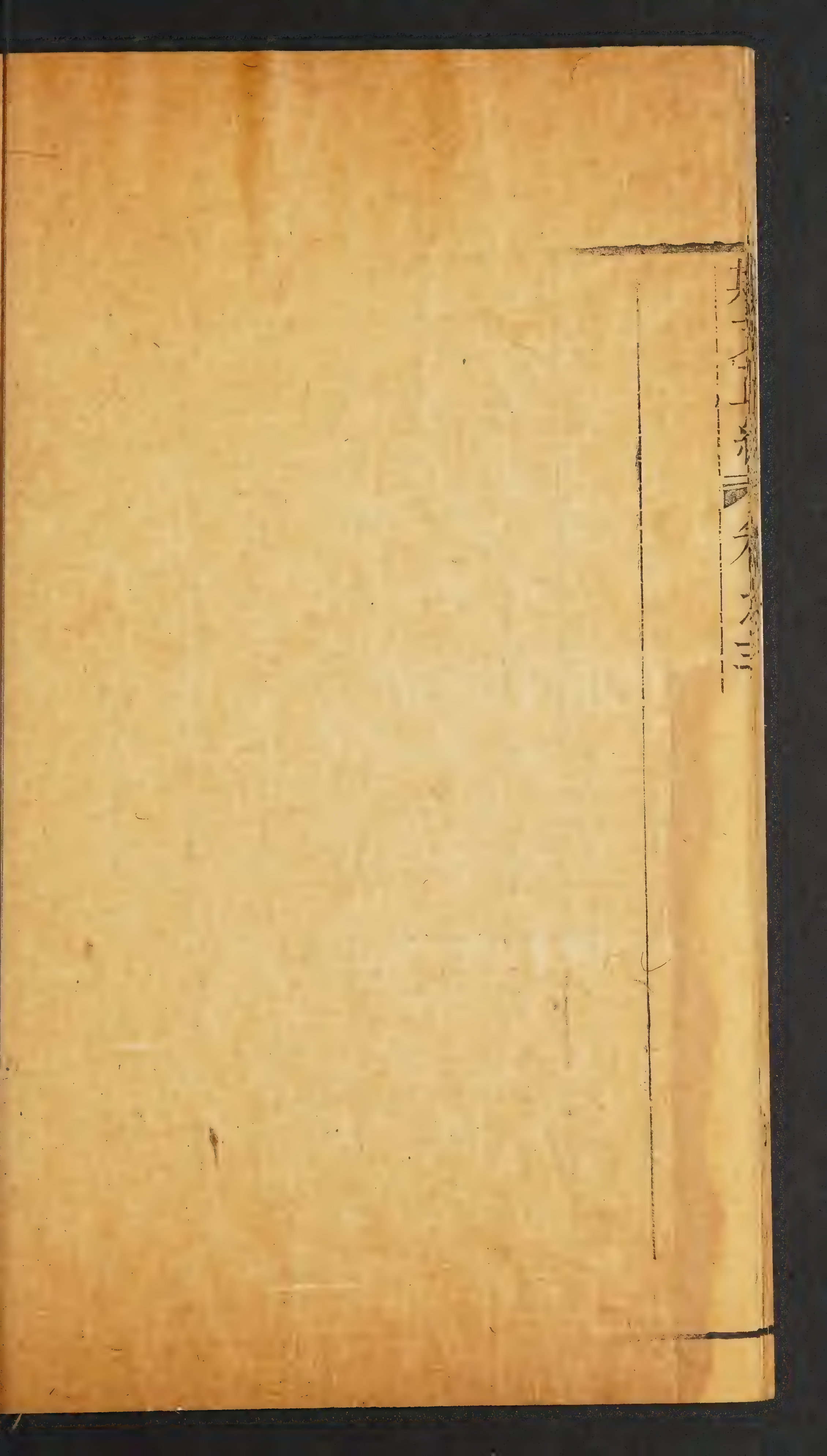
其爲民食所急故別而附之春秋書災異後世修祥瑞相反之甚

無之此六府所以兼穀也要其本則五氣之生而已夫何惑焉竊原春秋之文求聖人之志災之書者十一大水之書者七不雨之書者九大旱之書者二無麥苗大無麥禾之書者各一蓋言五行失其序則六府失其宜物失其宜則尚何次叙之有乎民失其所則尚何歌詠之有乎可以見聖人之心重時政而謹民事勤勤乎如是也繇是言之則舜之德其至也地平天成矣萬世永賴矣其民陶其教遂其生九功之德皆歌之矣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

本末具舉
無復遺義

壞其終之之道也道是而已矣或問行於後者當如何曰五事本也謹而明之六府外也時而治之教之以德節之以政古之五正各司其方可復也周之六官各主其事可用也此其略也其道則具於經矣推而明之勤而修之是亦舜之政也夫何遠哉顧力行何如爾

以洪範解禹謨以春秋解書而易之大象所謂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亦具見於此矣



言學使以道爲志言人使以聖爲志參三才靈萬物豈同小可

顏子所好何學論

程頤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

性其情情其性二語奇妙

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

顏子之學恐此然得功在不遠復三字是射山所以投晦翁書也

顏子是聖人未分情

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

學問未到極至處天假之年春秋當有兩孔子

竊曰圷而悉心雌

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

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也

此太學試藝也時海陵胡公瑗得之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噫非正叔其能爲此文乎非安定其能識此文乎

孟子而後千餘年未有知顏氏之學者至正叔此篇明白揭出而後學聖人者有所依歸如孟子巖巖氣象覺的太潤大學之恐有矜高放曠之病所謂畫虎不成也惟顏子渾朴純篤步步踏實地則而象之四勿中具見四代禮樂矣故濂溪周子

日學顏子之所學

聖人道出乎一論　方岳

聖人之爲斯世也天而已矣夫苟至於天則至神而無迹至化而難名葢有物物而不物於物者故凡天下之事變其森乎吾前者千岐萬轍而未艾也而吾方與之交戰於酬酢之境而相應接於爭馳競逐之中則吾心亦擾擾矣以吾心之擾擾者而應天下之無窮則人者勝而天者微而烏乎化是何也天下之事自其變者觀之則其分殊自其不變者觀之則其理一至於一則所謂殊者化矣葢道之所在一則真

全用通書而以化字易神字

二則變。一則純。二則雜。聖人之一。其聖人之天乎。荀卿子曰。聖人道出乎一。一者何也。一元之氣。渾淪磅礴於天地間。其滋而萌。其芽而甲。其生而息。其榮而悴。何啻什百千億之不齊也。使天而無以應之。邪則造物之功。幾乎息矣。使天而求以應之。邪則物矣。而非化迹矣。而非妙也。天下之理。一而萬。萬而一者也。然則聖人之一。其聖人之天乎。故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化也。天則一矣。一則化矣。而何事物之能累。是何也。入惟此心耳。天下惟此

道耳心外無道道外無心而求之者非也故凡事物在吾道中太倉一梯米耳何事乎紛紛爲也虛靜之天雲氣出沒靈明之府塵土障固則一而二二而三而天下始多事矣聖人之爲天下也其具則禮樂刑政典章文物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其教則仁義禮樂孝慈友悌其位則宗廟朝廷州閭鄉黨其所酬酢其所經綸蓋有萬之不齊而聖人者以一心而普萬物虛靈無際沖漠無朕貫通混融意慮不作澄然其靜洞然其空一而已矣嗚呼玆其所以爲聖人之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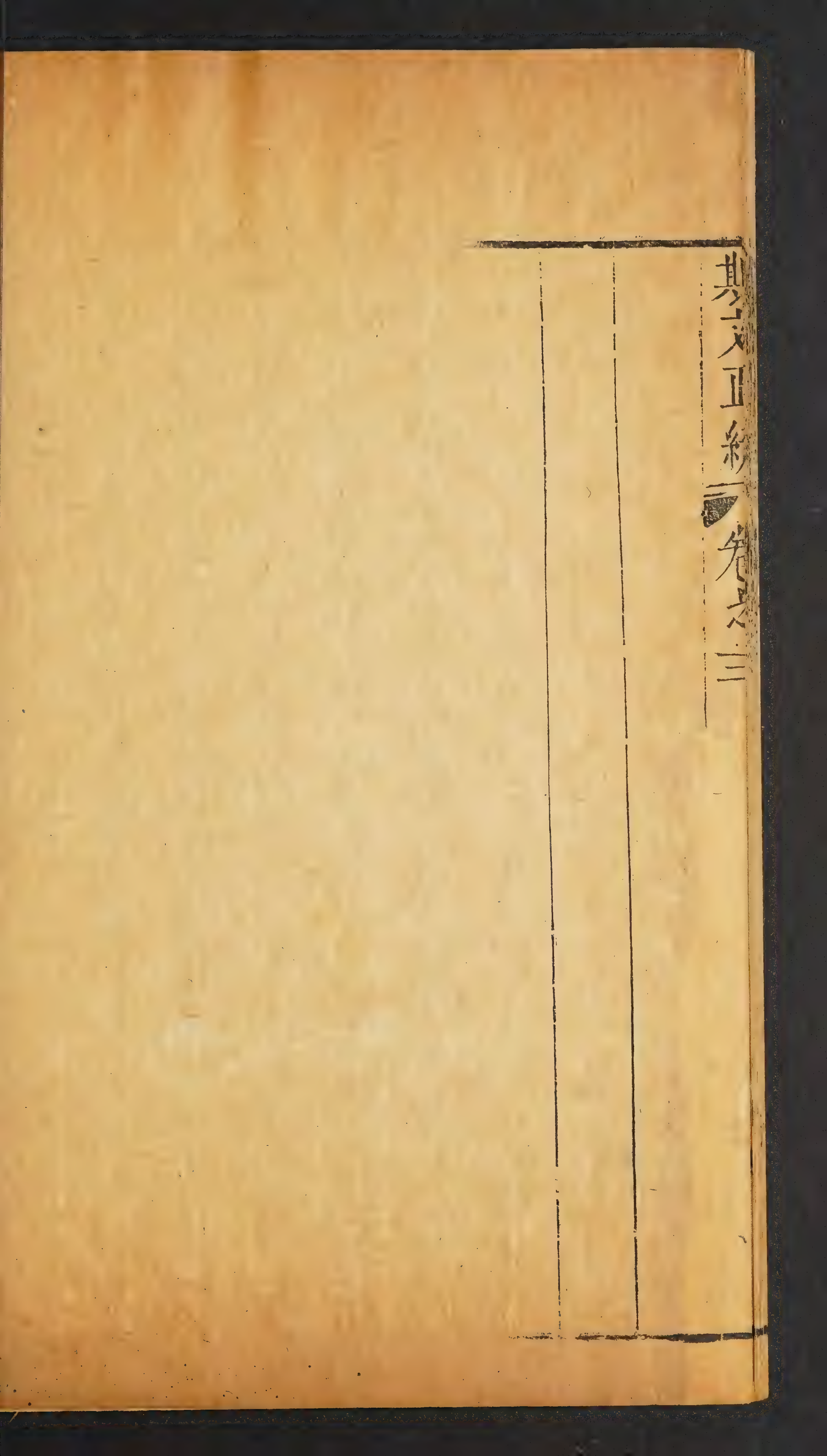
用繫辭爻

乾卦

周通書

乎舜禹之精一湯尹之一德吾夫子之一貫皆天也
則凡不由於一者不足以言道寂然非靜感通非動
一乾道之變化而已所謂一者圓自若也而或者膠
膠擾擾與天下相馳於萬物之中相將役於物之不
暇而道安在哉申韓以刑名而慘此一莊老以虛無
而耿此一蘇秦張儀以縱橫而亂此一而天下始紛
紛矣荀卿子其知道乎而君子猶不能無憾焉何也
吾道之一在易爲元在書爲極而在中庸則爲誠一
者誠而已矣誠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

明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其庶乎。而曰執神而固則非
所謂覺。則非所謂無意則非所謂心之精神是謂聖。
道出乎一荀子之言亦近似惟云執神而固則不
免乎荒唐矣此文原本關洛舉大易通書西銘諸
篇爛熟胸中故言言名理而又驅蘇駕韓投之所
向無不如意文之摹倣古人者斯 其至矣



理光於三聖至孔子始發透底說出

易論　　　　　董楷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因河圖而畫卦命爻。因卦爻而取象繫辭。更三聖人而卦爻象辭始備。其要皆在卜筮以爲教。使天下後世之人。得以決嫌疑定猶豫。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而已。至夫子彖傳。與大小象之辭。則推明其所以爲卦爻象辭之理。而大傳之書。又自夫卦爻象辭。以推極乎陰陽變化性命道德之蘊奥。而河圖大衍之數。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相生之序。著策分揲音設。掛扐音勒之法。無不備具。其所以承三聖開

程氏之學以天理爲宗術不外乎人事

來學功至大也。及秦焚滅典籍。止書以卜筮得不亡。而千餘年間諸儒無有能明其義者。於是借異端空虛之說。而欲闡夫極深研幾之旨。以術數拘泥之學。而欲究夫開物成務之方。其去易也不其遠而程子奮乎千載之下。始以隨時變易從道而發明陰陽變易之妙。因象以明理。繇理以貫事。該體用合顯微。使夫學是書者。立言制行。處已治人。守常應變。莫不有度。迨乎朱子本義。辭益簡嚴。深探古聖冈卜筮教人之本意。而不墮於諸儒術數之末流。釋象傳。則第明

支離破碎即拘泥之學誕謾怪僻即虛無之說

知象數以理形占筮

其爲卦象卦變卦體卦德而不貴於辭說釋大傳則又精密微妙明白簡易有先儒所未及者故愚竊嘗妄論以爲三聖之易惟夫子能明之而夫子十翼之外其有功於易道者則惟程子朱子之書而已其他不失於支離破碎則失於誕謾怪僻皆非卓然有見於斯道者也或曰程子言理而不及卜筮朱子則推本古聖人因卜筮教人之意二者固不同矣子北面同之何耶愚聞之北溪陳氏曰易之起原於象數自象數之旣形則理又具於象數之中而不可以本末

以理立可
與言則多矣

二其觀也易之作本於占筮自占筮之旣立則理又寓於占筮之內而不可以精粗二其用也此正程子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若偏於象占而不該夫理義則孔子之意泯一於理義而不及夫象占則羲文周公之心亦幾乎息矣朱子本義之書作所以必表伏羲圖象冠諸篇端以明作易根源之所自來一出於天之自然而非人爲智巧之私又復古經傳次序推原四聖所以成書之本意逓相解釋而惟占法之明隨人取決而无偏辟之滯而天下義理爲之磨

朱子曰某只是卜筮大綱若義理充實遍滿離不得程夫子書也

剖精明依然滙萃乎於其中本末精粗兼該具舉。近以補程傳之所不足。而上以承四聖之心。所謂開物成務之大用。至是又益周備。而易道之盛。於此無餘蘊矣。

易畫於羲彖於文爻於周公十翼於孔子而其道備矣使非程之傳朱之義其能不爲京房郭璞之術數王輔嗣韓康伯之老莊所汨沒乎讀此文知四聖有四聖之易兩賢有兩賢之易吾心更有吾心之易學者參互稽攷而推極未畫之前絜靜精

微之教當自得之矣

易論　　章懋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横渠之言

至理權輿聖人至教癖翁之言

聖人作易。葢爲君子謀也。而亦爲小人謀乎。易之於小人也。深惡而痛絕之。不使得志焉。視之葢不啻禽獸盜賊。其肯爲之謀哉。况乎黄裳元吉南蒯終以取敗。元亨利貞穆姜不得而用也。易果不爲小人謀矣。奚其謀。曰。此所謂不謀之謀。葢至理之權輿。聖人之至教。欲使天下後世之皆爲君子。而不爲小人也。譬若明師之於弟子。諄諄之誨固教也。不屑之誨。亦教也。烏可謂諄諄者之爲教。不屑者之非教乎。易爲君

一陽之生保護惟恐不嚴一陰之生遏絕惟恐不力其大較也

承乘比應四字讀易[illegible]

子謀諄諄之教也。其不爲小人謀。不屑之教也。噫。吾於是有以見聖人憂世之心矣。天下之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猶造化之不能有陽而無陰也。故聖人作易。於陽則引翼之扶持之。惟恐其不盛。於陰則排擯之抑遏之。惟恐其或盛。凡易之所謂吉所謂亨所謂利者。必多陽也。否則陰之比陽應陽從陽而得正者也。其所謂凶所謂悔所謂吝者。必多陰也。否則陽之比陰從陰應陰而失正者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聖人之情何情也。扶陽抑陰之情也。扶陽何爲君子

謀而抑陰未必不爲小人謀也是故拔茅征吉戶庭无咎謀出處也揚於王庭括囊不害謀語默也乾而惕厲震而修省損而懲忿窒慾益而遷善改過謀所以修身也臨而保民觀而設教巽而申命行事噬嗑而明罰勑法謀所以治人也飲食於需宴息於隨避難於否致命於困反身修德於蹇則於處常處變之事無一不爲之謀焉易之拳拳於君子者如此其於

此亦約略非類耳觸類而通之諸卦无非爲人謀也

小人也則不然履霜則恐其堅娶女則憂其壯童牛是牿金柅是繫惡羸豕之躑躅戒剝床之滅貞誠不

人若不自知知則悔悔則迺吉

小人之藥石獨易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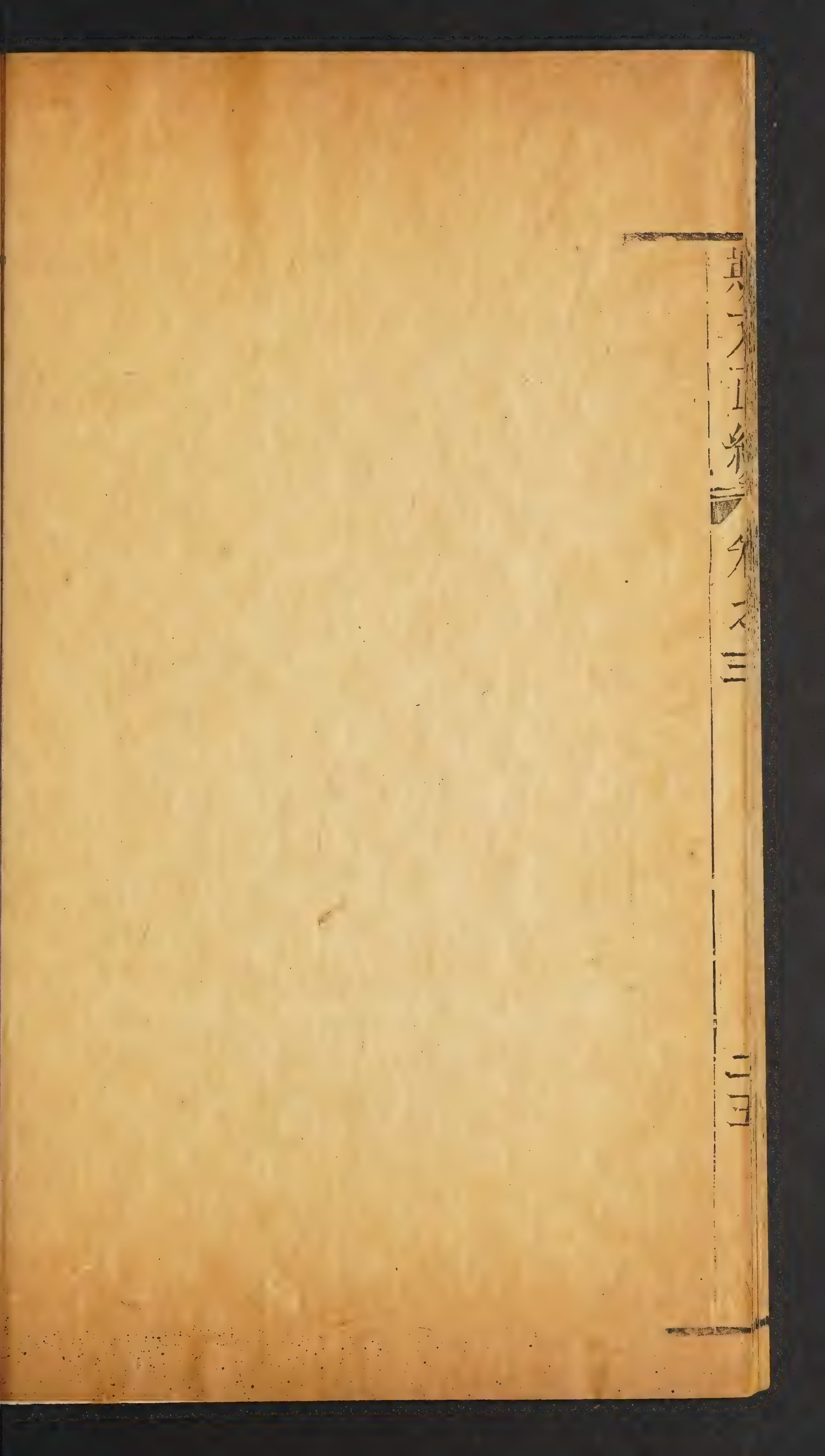
爲之謀矣然使小人知所悟焉必將曰覆餗而刑負乘而致寇易蓋戒我不可以覆餗而負乘也獲狐於田射隼於墉易又教我不可以爲狐而爲隼也小人弗用小人弗克吾而不爲小人則用矣克矣能反乎此則易之一言一字皆小人之藥石不爲之謀者乃所以深爲之謀也又况剥之六五許其貫魚之利復之六四美其獨復之道而否六二有包承之必遂爲小人之吉所以開其遷善改過之門至矣爲小人謀孰有加於易哉繇是觀之則易之不爲謀特不爲

之謀爲小人之事耳小人而欲爲君子易固未始不爲之謀也。

易云利貞未嘗云利不貞云貞吉未嘗云不貞吉此爲君子謀而不爲小人謀之說也夫以貞教之正以不貞戒之則謀小人之意在其中矣楓山之言豈果有外於横渠但從其意引伸之耳然則詩之美刺書之彰癉禮之遷善遠罪春秋之襃善貶惡皆可以此意引伸之也天地無棄物王者重絕人聖人立言之旨何獨不然

南蒯占黃裳元吉而敗本義引子服惠伯之言以爲占法竊意未然先儒以五爲攝政之位極好黃屬土坤之色也裳在下坤之位也居中而安下位故有大善之吉反是則凶矣此教以謹守爲臣之分也惠伯不能申明言外之意使南蒯體會爻辭而用之乃與言忠信之事曰易不可以占險口筮雖當未也徒知易不爲小人謀而不知易之爲小人謀者正自有在豈足以抑畔臣之心哉無惑乎蒯之不聽也

繫辭云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此兩言者卜筮之本也卜筮而不從事於洗心齋戒之學神將厭之其我告猶乎繇此言之易果不爲小人謀矣



先發明春秋大義而後可以折人

春秋論

章懋

聖人在上則以其道行賞罰於天下而立一時之政治聖人在下則以其道寓賞罰于筆削而立萬世之政治先王之世五服以命有德五刑以討有罪此賞罰之賞罰也夫子作春秋榮華衮於一字之褒凛鈇鉞於片言之貶是乃不賞之賞不罰之罰也賞罰之權僅可施諸其身而春秋之賞罰則其身雖死而不得逃焉賞罰之權僅能勸懲於一時而春秋之賞罰則是以勸懲於千百世之久夫子雖窮不得位其功

不見道故有此等議論

略君臣之分而品論是非即此等可見

顧不大於有位者歟。或者乃曰。賞罰者天子之事。夫子病諸侯大夫之僭也。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道雖在我。亦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嗚呼。爲此說者。何其不知春秋邪。夫位者天下之公器。道者天下之公理。天下寧有位公而道私者乎。位之所以公者。以道存焉耳。道之不存。位獨能公邪。首止之會。周惠王將以私愛易嫡。齊桓公合諸侯以定世子。夫子則許之。鄭文公奉王命而不與盟。夫子則責之。是皆以道不以

萬世之道在孔子故爲萬世存續經之事

位也。道之公所以匡其位之有不公者也。夏商之季位不在湯武而道在焉。故湯武奉天命以行賞罰。桐宮之際。位不在伊尹而道在焉。故伊尹奉先王以行賞罰。道之所當爲。皆不爲僭。其僭者皆不合乎道者也。周之旣衰。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而亂賊肆無所忌也。故夫子修春秋。明王法。以誅亂討罪。亦道之不得不然耳。然於每歲之首。必書春王正月。以見春秋之中。或予或奪。或進或退。其所賞罰之者皆王也。而已無所與焉。如是而假天子之權。何不可者。而猶以

其實猶爲僭說故應辨例

爲僭乎。或者又曰、夫子作春秋、賞罰之權、不
而以予魯曰、此魯賞罰之也、蓋魯爲周公之後、故假
以天子之權、是亦不然、孟子記孔子之言曰、罪我者
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素王寔任
之也。而曰、不以自予可乎。春秋之作、上以續往聖
道統。下以立萬世之人極。所以爲百王不易之大法
將以公諸天下後世。而豈私以爲魯哉。若以春秋魯
史。爲與魯之書。則夫子不過假魯史以寓王法耳。未
見其與魯。若以請討陳恒爲與魯之證、則春秋之法。

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亦非專爲與魯也。昔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夫子猶或非之。曾謂魯爲周公之後。而獨許其假天子之權乎。是皆不通之論也。此其爲說。蓋蹈襲漢儒黜周王魯之言。而曲爲之辭。其不足信也明矣。

老泉之治春秋也。讀焉而不精。考焉而不詳。故其爲論穿鑿支離。而無所與於立言之旨。得楓山公反覆辨難。歸之大道。而後尼父立言苦心不爲文士所掩沒矣

胡傳未出之先即有曰孔子匹夫不擅進退諸侯者及胡氏引孟子之言遂傳剖析不惮諄復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後儒猶有固執已見斷然不之信者吾不知其何說也此論其康侯功臣乎

明於道與法與本治天下無餘事矣

治天下有道。親賢遠奸明而已矣。治天下有法。信賞必罰斷而已矣。治天下有本。禮樂教化順而已矣。明則君子進而小人退。斷則有功勸而有罪懲。順則萬事理。人心悅而天下服。三者之要在身。身端心誠。不令而行矣。

身者所以立本而行法盡道也然其要却又在心

故唐虞三代之治。純用禮樂。教化大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無為而治。如斯而已。及其衰也。夏以妹喜。商以妲己。周以褒姒。是佚欲之亡人。而百令不從矣。周室東遷。王政不行。諸侯多僭。故夫子自衛

史曰有寵所言皆從謂妹喜書曰惟婦言

是用謂妲己詩曰艷妻煽方處謂褒姒

天不生孔孟生民之類絶矣

未免戰國氣習

叔孫通爲之

漢文長者[illegible]事則奮

反魯作春秋以正王化至於戰國王室陵夷分崩離析。故孟子去魏適齊陳王道以正人心是皆聖賢爲萬世生民而發也自茲以還迹熄澤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學異端蜂起聖學榛蕪秦漢而下安危不一難以悉舉姑取其最關於綱紀者而論之漢高之興去古未遠豁達大度從諫如流可與有爲之君也然輕士嫚罵凌辱大臣張良托以辟穀何參平勃以詐以力。天下雖安而古禮不復古樂不作從茲始矣可勝惜哉。漢文沉潛而不能剛克漢武高明而不能柔克

豈有爲堂已不能剛克讓之再三是也論功而不及齊王朱虛侯則非矣

以爲董和則不稱以爲仲舒又列三國之末

西向讓三南向讓再夫何踐詐之禍示民以詐短喪之制又安用之故民雖富庶而修己治人之道幾乎息矣。窮兵黷武。虐民事神。而海內虛耗。至輪臺之詔。天理藹然。其悔心之萌乎。不然則亦亡秦之續耳。漢昭十四而識上官桀之詐。似可有爲。惜霍光不學無術、不能以道事君、光武有志於治。而輔相亦非其人。孔明有王佐之才。而當姦雄僭竊之際。董子雖有太志。而亦不得其位。鄧騭楊震之徒。不識保身之機。外戚之禍。內豎之變。中移於王莽。卒壞於董卓。曹操承

兒女允武

之以移漢祚。又何言哉。唐之太宗、號為英主、百戰而有天下。偃武修文。勵精求治。身致太平。刑措不用。亦希世之賢君也。然以君德論之。則用宮人私侍以劫其父。納巢剌王妃而封子明。其謬已甚。若非魏徵辰嬴之喻。則明毋又繼文德而后矣。閨門如此。其子孫烏得有正家之法乎。是故武氏經事先帝。太眞已配壽王。中宗親為點籌於韋后。明皇賜洗兒錢於貴妃。卒為天下後世非笑。豈不皆繇太宗垂統之所致歟。房、杜、王、魏、無忌、遂良、狄仁傑、張九齡、姚崇、宋璟、李泌

五王不殺三思與王允不赦李郭皆自貽伊戚

李勣差有可觀特以阿附武氏故遂與此輩同科哀哉

按秦政以十二月生

裴度之賢猶不能救其君於蕩敗禮義之際而或沈見跡。張柬之、桓彥範、崔玄暐、袁恕己、敬暉、等討武氏之亂反正廢主。有大功於唐而凌辱以死。韓愈陸贄。勤勤懇懇於章奏之間。而亦以獲罪他尚可諉哉、蓋唐之亂也。始於武韋。危於貴妃。壞於藩鎮。亡於宦官。而李勣、(音迹)李義府、許敬宗、鄭愔、(音陰)崔湜、(音是)武三思李林甫、楊國忠、李輔國、盧杞、元載之流。與后妃宦豎內外交締。始終爲難。非一朝一夕之故。暴秦以呂易嬴。是嬴亡於莊襄之手。弱晉以牛易馬。是馬滅於懷愍

呂嬴之說恐未盡然後人知高之姦而素之姦或未盡知

柴世宗不死中原指日蕩平

之時。隋煬廣弒父自立。即以敗亡。又何足與論治天下之道乎。蓋以趙高楊素之姦。以致扶蘇楊勇之死。是。天所以速秦隋之滅也。且秦政之暴過於隋堅楊廣之惡浮於胡亥。覆宗絕嗣。不亦宜乎。宋齊梁陳至於五季。禍亂相尋。戰爭不息。名為君臣。實為讐敵。世降至此。壞亂極矣。惟柴世宗粗有三代遺風。而使之不壽。豈天將啓宋世之治也與。且自晉武之後。惠懷無親。骨肉相殘。群胡乘釁。濁亂中原。生民塗炭。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王謝、簡阮、富貴風流。節行標致。沛乎

勇暴不相
掩

三君皆有可議孝文尤甚朱子已示其意于綱目矣

有餘。江左之民、亦賴以安。然朝廷之得失、姦雄之篡
弒、則亦邈乎其不能正也。逮拓拔氏興、佐以崔浩高
允之徒、既治且安。至於孝文、風移俗易、庶幾爲禮義
之邦矣。宇文高祖、完顏世宗、其亦賢乎。江左君臣寧
不知愧。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文景以後、能
行之者、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數君而已。此夫子
所謂不如諸夏之亡也。然自晉至隋、南北之君、率多
不得其死。盡以國亡族滅。其故何也。蓋得之不仁。上
行下效、身爲天子、死無噍類。嗚呼哀哉、至於太祖奉

較漢高操術極正較唐太宗持身稍嚴所嫌者黄袍加身耳

殺張瓊大爲盛德之累

可貴與漢

宵爲學。晚好讀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於是立法簡朴。不行於殿陛罵辱。不及於公卿。故臣下得以有爲。而忠君愛國之心。油然興矣。命曹彬下江南。則戒以切勿暴掠生民。故彬至城下。焚香約誓。一不妄殺。凱還之日。行李蕭然。遣呉越歸國。而使知不留之意。處將相之間。則喻以相安之情。待諸降王以賓禮。易諸節鎮以儒臣。使舉德行孝弟之士。以隆禮義廉恥之風。嗚呼。人主如是。亦庶乎其知九經之義矣。且曰。洞開重門。正如我

太祖仁人太宗忍人大段懸絕

廣文而後得賢君者惟曰宋仁

李㚖史律成兆難司辰之義謬筆

心必有邪曲人皆見之。蕩蕩平平之道不外是矣。太宗即位之初。首開崇文館。與諸王宰相䌷閱書籍。次選文章有德之士。教道王子。且戒之曰。必以忠孝為先。又能作興文學。以風四方。而人才於是乎出矣。至於仁宗。力行恭儉。正身率物。終始如一。昇遐之日。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如喪考妣。非有得於人心而能如是乎。英宗氣質尤美。謙恭以任賢臣。而天下無事。暨於哲宗之初。實為垂簾之政。宣仁有言曰。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任賢不二。去讒不疑。故

自建隆至於元祐號稱治平之世而人才之盛亦莫過於宋矣初有趙普范質李沆（音杭上聲）張齊賢向敏中寇準蔡襄晏殊王旦王曾杜衍趙抃諸呂之輩復有韓范富歐陽蘇張文呂司馬之徒俱爲大賢文章德業前世無比祖繼輔相當此之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百姓謳歌謂之太平天子又稱宣仁爲女中堯舜嗚呼偉哉神宗刻意圖治上慕唐虞傾心安石君臣之間求濟斯道未嘗不以堯舜相期東周以來未之有也世方仰其有爲庶幾復見都俞吁咈

性執拗不曉事而又讎忠直昵僉壬安得不貽禍國家

以禮安石者體濂洛群哲二帝可三三王可四

之治惜安石之學既執而蔽引用凶邪反治爲亂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姦繼進釀成靖康之禍用人可不謹哉當此之時上有好治之君下有慕治之民而濂洛群哲曾無一人登相臣之位者是宋不得與於斯文也豈天未欲使斯世躋堯舜之域歟何道之不行也嗚呼眞儒輩出悉皆王佐之才哲宗以後寧宗以前指以朋黨斥爲僞學竄逐禁錮姑無慮日姦邪叠與爲國大蠹姑於呂惠卿終於賈似道互爲汲引相繼升於廟堂用舍如此安得不

進以禮退以義孔門家法

檜不足責光董帥罪魏公良是

士乎蓋宋之人君仁厚有餘而剛斷不足宋之人臣德業有加而道則未盡明乎二帝三王之道以接夫孟氏之傳者又謹其進退之義故終宋之世亦只知此而已使學者不能無遺恨於斯世也且真宗不知寇準之賢神宗不識惠卿之姦又豈不為明君之累邪至於哲宗昏庸尤甚信任姦慝屏逐忠賢都問呂大防何以至虎州左右不對亦可羞也岳飛破虜幾還兩宮秦檜矯詔班師而殺之高宗若不聞也通天之罪尚忍言哉張浚、趙鼎、真德秀、魏了翁之賢立朝

宋亡而外臣秀夫謝枋得家鉉翁李芾尹穀徐應鑣諸君子行雖不同皆足以光宋室而見祖宗於地下

未久。非惟不能正群邪之罪。而反有貶責竄逐之冤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以元兇居相位。登進同類。布滿朝廷。祗爲身謀。卒以誤國。而人至方以爲忠。豈復望其有三代之治乎。文天祥拜相於國事既去之餘。而能以身任三百年綱常之重。從容就義於顛沛流離之際。爲國之光。是亦豈非祖宗尊賢敬士之報歟。其興也以大臣之賢。其亡也以大臣之姦。故雖有大臣之誤。而亦有大臣之報。爲人君者、可不辨其邪正。而端其本源哉。夫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

正百官。百官正則萬民莫敢不正。萬民正則四夷賓服。而天下安矣。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自古有之。舜生於諸馮、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夷之人也。匈奴、突厥、五胡、北魏、契丹、女真、世有位號。若使吾無閒可乘、則幽王不死於犬戎。明皇不敗於祿山。呼延晏、劉曜、不能陷晉都、而懷愍不辱於強虜。斡離不粘(音占)罕、不得犯宋京。而徽欽不死於漠北矣。葢天下有道。則四夷來王。萬邦咸休。天下無道。則干戈之禍。不在四夷。而在蕭牆之內矣。故得其道則治。失其道則亂。

又說出正心修身的題目及工夫

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修己以安百姓。唐虞之治也。勞身而焦思。夏禹之治也。六事以自責。成湯之治也。作無逸。陳豳詩。文武成康之治也。除秦苛法。與民自新。偃武修文。勵精求治。舉德行。與孝悌。隆禮義。尚廉恥。此漢祖唐宗宋祖之所以興也。至於末世。崇尚虛無。信誘邪說。每及敗亡。猶不能悟。齊元爲周師所圍。尚講老子。梁武爲侯景所逼。惟談若空事佛之謹。舍施之多。無以逾於梁武。奉道之謹。設醮之厚。又何以加於道君。然則餓死臺城。而佛不之救。受辱漠北。而

原其心欲求福利而究至亡國敗家何苦乃爾

漢武云天下豈有神仙盡是謬誣耳始皇至死不悟

絕地天通無相侵瀆二公有焉

闢帝舋者遂之爲首惡

道亦不聞。秦皇漢武。窮極以求神仙。了無證驗。楚王英敬信沙門之法。卒以誅夷。契丹入寇。王欽若出守天雄軍。束手無策。閉門修齋誦經而已。用此數者。曾何補於治道哉。狄仁傑巡撫江南。奏毀吳楚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泰伯季子伍員四祠而已。胡穎經略廣東。毀佛像而殺妖邪。杖僧人以胱愚俗所過淫祠必焚之。此萬代之所瞻仰也。嗚呼。自漢以來。不能紹述三王之道。而佛老之教。乃自明帝始。永平之間。遣使之天竺。音祝得佛經四十二章。緘之蘭臺石室。

猶龍氏與黄帝併稱豈曰異端何意流弊至此

書曰執左道以亂政殺

以佛像繪之清涼臺顯節陵靈帝始立祠于宮中以奉之又有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祠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皆以老氏爲宗其名曰道晉魏以來其法漸盛僧尼道士日以益衆元魏孝文號爲賢主亦幸其寺修齋聽講石勒之於佛圖澄符堅之於沙門道安姚興之於鳩摩羅什跖拔太武之於寇謙之唐武宗之於趙歸真宋道君之於林靈素徃徃事以師禮不聞有福利之報而皆得奇異之禍覆轍相尋迷而不悟流弊千有餘載漢明帝烏得以逃其

責哉先儒有言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况復有鬼怪人妖邪說暴行雜然並興以惑世誣民者乎孟子曰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韓愈之說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嗚呼其要固在於明先王之道耳此盛彼衰自然之理也辨人才審治體美教化厚人倫此明道之實也武帝好儒術董仲舒進修已治人之策而帝之所與論者公孫弘東方朔司馬相如之徒卒事封禪以蕩其志神宗慕王道程伯子上稽古正學定志之論而上之所與謀者王

安石呂惠卿章惇蔡卞之流。搬制新法以擾其民。用

運物假手
權來如是

舍之間。安危所繫。袁紹不起。則五族忠賢之禁不除。
劉裕不與。則藩鎮強臣之禍不息。朱溫不來。則宦官
宮妾之亂不止。然癰疽既潰。而大命隨之。蓋人君之
害。用姦邪者。冀得以從已之欲而已。人臣之欺罔其

無遠慮者
有近憂

君者。亦欲以固其寵祿而已。然君以逸欲滅國。臣以
寵祿殺身。前車既覆。後車不戒。及君亡國滅。其臣又
安得獨全哉。是故秦未亡而李斯趙高先夷三族。漢
未滅而宦官張讓等二千餘人已就誅夷。王莽盜竊

天理昭昭報不爽

神器而傳首請寃梁冀七侯、三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卿將尹敦五十七人、無少長皆弃市。收其財貨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之用。明皇幸蜀、李林甫斲棺鞭屍。楊國忠斷頭注梨。唐祚未終、而先斬韓全誨等一百六十二人。復殺第五可範以下數百。寃號之聲徹於內外。崔胤之徒亦隨授首。嶶欽未亡、而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已先就戮。南宋未滅、而賈似道先死於鄭虎臣之手。秦檜刱奪官爵。韓侂胄梟首淮濱。繇此觀之、昔之壅蔽聰明、以圖利已者、皆所以自滅而已。

二語見道所以爲孔孟之徒

四公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可不戒哉故爲君難爲臣不易治亂與亡之所繫也

可不愼哉嗚呼觀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漢儒

有言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益人品

不同而事業亦異是不可以成敗論英雄也諸葛亮

輔漢於蜀狄仁傑反周爲唐其心一也郭汾陽克復

二京而終身富貴岳武穆志存雪恥而身死權奸其

道同也孟德睥睨神器狐媚欺孤恨文若九錫之勸

而致之死篡逆之所爲也子儀功蓋天下位極人臣

杖郭暧肆言之夫而歸朝待罪臣子之所安也平生

如鴟梟之與豺狼為

可惜李陵

雄不美新當分韓歐

一席陶以五斗米折腰則松菊無色五柳與群木同朽腐耳

姦僞死見眞性操之所以如鬼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亮之所以如龍也蘇武持漢節於匈奴是舍生而取義眞卿陳禍福於希烈乃殺身以成仁李陵衛律罪通于天邦昌劉豫心委乎虜霍光擁立二君而子孫夷滅是履盛滿而不止也韓琦定策兩朝而德望葢世識用舍行藏之道也陶潛為晉處士心逸而日休楊雄為莽大夫心勞而日拙諸葛入寇晉史自帝魏也丞相出師漢賊明大義也廢帝為王唐經亂周紀也帝在房州萬古開群蒙也故自初命晉大夫為

讀綱目則知春秋續綱目發明則知綱目

表前奉揚簡之教貞德秀踐袁燮之言

馮嚴對說數甚

諸侯以來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間誅亂賊於旣死正名分於當時。定襃貶於生前。示勸懲於來世。此綱目之。所。以。繼。獲。麟。而。作。也。廣微毘天下於少年。敬仲戒之。必念千里生民之寄。希元以命訊日者。和叔教以須忘富貴利達之心。是故建安與青田。俱爲百世師。循序及修省工夫。齊妣用實殊轍而同歸。何後學之有其旦晝所爲。則夜必焚香以奏于帝。豈闗道之治其心乎。因妻邪謀。而毀朱子。以媢伲胄。乃鄉人之喻於利也。馮道歷事於五季。惟恐失之。嚴光加足於帝

三代而下惟孫孝婦一人

腹。忘其貴也。明燭以達旦。乃雲長之大節。郤衣而凍死。實陳三之細事。少事僞朝。官至郎署。陳情之謬也。求仁得仁。抑又何怨。告墓之正也。君親雖曰不同。忠孝本無二致。是非得失。乃在乎人。千載之下。公論不泯。其亦可畏也哉。葢人才難得。爲民上者。宜有以作成之也。是故欲治之君。須知爲治之要。夫治也者。親賢遠奸。信賞必罰。明禮義。謹學術。以身先之。使民知趨向之方。上下相師。而人才出矣。如此則師道立。而善人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百姓太和。萬物咸若。葢爲

以此開局亦以此結局

治必以人才爲本。求人才之道。又以教化爲先。欲行教化。非典禮樂不可也。不典禮樂。則教化不行。教化不行。則民無所措手足。無所措手足。則三綱不正。九疇不叙。而欲致天下之治者遠矣。故治天下者必本之身。身端心誠。則賢才輔而天下治矣。書云。愼厥身修思永。詩云。上帝臨汝。無二爾心。無二爾心。上帝臨汝。此之謂也。

把從來朝廷之得失世道之治亂人物之臧否生民之休戚夷夏之盛衰道統之絕續與夫賢人君

子出處之大關經綸之大計砥柱之大節一一瞭然如指諸掌眉公曰念一史是古今大帳簿予謂綱鑑總論是吾心小帳簿大帳簿在手如貧兒驟富小帳簿在心抑亦可以免於枵腹矣雖然白璧微瑕夫固有可得而指者霍光廢昏立明再造漢室一片心事如青天白日後來文墨之士讀盡天下書恐未能步其後塵而誅殺社稷功蔽以不學無術之一語可乎李綱人物殊絕當是諸葛狄郭流亞趙鼎不及也張浚方之遠矣錄張趙而遺李

豈非欽典人才之盛莫宋過信然乃屈指二十餘人首趙普次范質而張齊賢向敏中呂夷簡咸與焉曰俱爲大賢曰文章德業前世無比夫范質欠世宗一死張向以一萬囊槖故爭再醮之婦先儒固嘗筆之於書矣趙普負太祖誤太宗呂岀册后隋富鄭公秉心不亦忍乎雖經國之略匡時之績未易湮沒然大段不強人意謂其人在賢不肖之間可也大云乎哉褒貶失平敢拈出與衆証之

有言學爲如是之文議了古今文必豪傑

讀唐志論

朱熹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不知道德文章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

言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是長文議文

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嘿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

不說破此輩將出而與斯文爭衡矣

董相亦庶幾

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吴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

可惜誤用

許可斟酌

如王褒楊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益亦長楊較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詼諧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繇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楊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己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爲文之病大振頽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

詼諧如三上宰相書之類戲豫如送窮文毛穎傳之類

傳受之際葢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賔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葢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

歐志在學韓究成厥志使其移學韓者而學孔孟則其所成就豈特如是而已乎

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繇前之說則道之與文

吾不知其果為一耶。果為二耶，繇後之說，則文王孔

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斑乎。吾

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胥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

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韓歐好處不肯絲毫掩沒他病處不肯絲毫假借

他尺幅間見千秋公案至於戰國而後惰唐而前

諸文人雖為之分虛分實要皆一筆勻倒終不裂

文與道為兩物也學者讀之反末趨本從事於知

道養德以求所爲精明純粹之實則著見於外者自然與天地相爲昭回矣看到此纔不祇都眼目畢厥心胸

以禮治天下則法在其中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禮所繫

初命三晉爲諸侯論

司馬光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絶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爲之綱紀哉。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天地之不可易。然後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然禮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後上

下粲然有倫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存哉故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蓋事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嗚呼周道之衰綱紀散壞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然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徒以名分尚存故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得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

於斯盡矣。或者以爲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彊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苟不顧天下之誅，則不請命而自立矣。不請命而自立，則爲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

誅亂賊而泯忠義之心乾綱解紐矣

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爲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君臣之禮既壞，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無不泯絶。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

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氷至三晉要君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繇來者漸矣使周天子早辨於陰凝之日當不至有弁髦瓜分之禍又何至唯唯聽命爲也胡氏謹微之論進温公一步尹氏發明備著春秋書法而反覆於天下之大勢國統之離合焉又進致堂一步矣言愈深而旨愈長綱目託始之意豈復有餘藴乎

孟氏遇文帝王政其行乎觀其於賈生之言謙渠違則亦未必然也

詔停襲封論

尹起莘

有堯舜之君。必有臯益稷契之臣。而後唐虞之治可與。有湯武之君。必有伊虺旦望之臣。而後商周之治可與。世變不古。君宰道睽。天下無復善治。其來久矣。孟氏有使民不饑不寒之政。而齊梁之君不足與有王道。文帝有愛民如赤子之心。而絳灌諸臣無輔行仁政之德。賈誼興歎。抱道不遇。其不相偶也如此。太宗在唐。間世特起。真可謂千載一遇之主矣。撫周官而慨想。思王政之復行。臨御未久。詔議封建在廷之

即生斯世為斯人之意

臣譁而非之曾無一人敢當其責者。是豈三代之治必三代之君而後可行耶。因陋就簡趣辦目前姑以苟媮一時之便不翅足矣何必復古經制乃為盛治此固唐初諸臣之陋習也。僅有一魏徵。自以為恥君不及堯舜。若可與有為者。徐而考之。亦惟左支右吾隨事諫說而已。固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心。尚何望其賛行王政者哉。夫封建井田先王良法。後世君臣苟欲舉而行之。必經畫布置。思始圖終取古人之制度。參考便宜使不為新莽之王田。宇

〔…其人如何可行〕

〔唐室諸臣不免委靡之病〕

文之六官。徒以取笑千載。然後君臣相與畢力。一德一心。自今日至於後日。自一郡至於百郡。卓然立為一代之規模。必期於王制之盡復而後已。烏有可行於先王而不可行於後世者哉。若徒鹵莽滅裂。初無堅定之意。嘗試望洋而為之。則固不若已之之為愈。今太宗雖有其志。而諸臣方且力沮其說。有其君而無其臣。是猶心腹獨運。而手足不隨。則雖有坦然之法。猶將墮於悠緬。況望其取數千百年已墜之典。講明而力行之哉。固無惟其終於不行也。綱目書詔議

封建於前書世襲刺史於後書詔停襲封於終筆削
若此亦徒以重君子之嘆而已必有卓然不惑之君
輔以傑然王佐之臣則太宗之志復明於千載之下
矣吁

按貞觀之世斗米三錢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粮是
封建雖未復而其所以養民者已不減三代矣雖
然富之也非教之也家絃戶誦使人人佩詩書而
沐禮樂之澤豈非太宗所優為乎惜也房公為村
宰相而文貞亦僅居聖門言語之科是以仁義之

効如斯而已也



大不獲
贈予之華
故必措斯
世於安寧
之域而後
也

封建論

胡宏

聖人理天下以萬物各得其所爲極至封建也者帝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郡縣也者覇世暴主之所以縱人欲悖天道私一身之大孽大賊也分天下有德有功者以地而不敢以天下自私於是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邦國之制焉於是有君朝卿大聘大夫小聘王巡守侯述職之禮樂法度焉於是有千雉百雉三之一五之一高城深池焉於是有井邑丘甸縣都之夫數焉於是

封建廢而先王之制棄去者十之八九矣可勝惜哉

有十乘百乘千乘萬乘之車數焉於是有伍兩卒旅師軍之制焉於是有卿大夫司徒樂正取士之法焉邦國之制廢而郡縣之制作矣郡縣之制作而世襲之制亡矣世襲之制亡而數易之弊生矣數易之弊生而民無定志矣巡守述職之禮廢則上下之情不通攻文案而不究事實信文案而不信仁賢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城池之制廢而禁禦暴客威服四夷之法亡矣夫大家之法廢而民數不可詳矣民數不可詳而車乘不可出矣車乘不可出而軍師不隱於農

以天下之地與天下公共之曾何容心於其間

矣軍師不隱於農。坐食者衆。而公私困窮矣。世儒不知王政之本。反以亡秦爲可法。所謂明君良臣者。亦未免以天下自私。無意於裁成輔相。使萬物各得其所。所以歷千五百餘歲。未有能復之者也。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爲萬國。而舉英才共焉。非後世擅天下者。以大制小。以彊制弱之謀也。誠盡制而已矣。是以虞夏商周傳於長久。皆千餘載。論興廢則均有焉。語絕滅。則至暴秦郡縣天下。然後極也。自秦滅先王之制。海內蕩然。

無有根本之固有今世王天下而繼世無置錐之地者有今年貴爲天子而明年欲爲匹夫不可得者天子尚然況其下者乎物有其根則常而靜安而久常靜安久則理得其終物遂其性封建者政之有根者也故上下辨民志定敎化行風俗美理之易治亂之難亡扶之易與亡之難滅郡縣反是

封建政之根也積功累仁則所以擁護此根

如以文而已矣柳州封建論有關紐有頓挫有光燄豈不發人才藻惟是厚誣堯舜禹湯文武而過予懸奉其謬已甚學者徒羨其文之工而忘其理

之謬則爲心術之害不小矣此文獨從天理人欲
關頭看出古今利害展誦一過併將治天下全局
瞭然在目所謂有王者作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
也豈虛語哉

在易之大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
侯則封建爲制治之長策可知矣乃范蘇二公謂
始皇李斯柳宗元之言不能易致堂深非之辨折
多端載在綱目分注者可攷也余謂古人之良法
具在要亦顧其人何如耳得其人則郡縣固可以

致治非其人雖封建適所以長亂善乎朱子之言曰不必封建而後可以爲治也但論治體則必如是而後能以公天下爲心明於君臣之義使恩禮足以相接情意足以相通此則折衷之論矣

迹似而實則天淵

觀黨人與治黨人者則賢否自見

朋黨論　胡寅

君子之類。或以道德。以學行。以氣節。以議論。窮則相益。達則相推。可以名之曰朋。而不可謂之黨。小人之類。或以才智。以邪慝。以恩私。以勢利。窮則相疎。達則相親。可以名之曰黨。而不可謂之朋。然小人欲害君子者。并二名而一以目之。故前漢之黨。指蕭望之、劉向、張猛、周堪。而治之者。元帝與弘恭、石顯也。後漢之黨。指李膺、范滂二百餘人。而治之者。桓靈與中常侍也。唐之黨。指獨孤損、崔遠等三十餘人。而治之者。朱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其太宗憲宗之謂乎

全忠與柳燦李振也此三黨者繫宗社存亡使天下振動者也夫小人背君子欲一一而罪之則君子飭躬厲操鮮可瑕疵惟目以朋黨則人君之庸惑忌克者必信故用黨一字可以空人之國至有舉綱竭澤之喻焉憲宗有意於治事功未半逸欲漸生邪說乘之遂疑君子初以朋黨疑李絳又以朋黨疑裴度而於程异(音異)皇甫鎛(音博)則不疑何者絳度數諫异鎛順從所以自陷於黨比而不自知也太宗以克己納諫親致太平晩而稍怠遂疑魏徵阿黨憲宗固不能免

矣所以然者繇不學故也。

此篇所謂黨皆以小人治君子者也若宋之洛黨朔黨蜀黨則君子自相攻擊矣豈朝廷之福耶在易渙之六四曰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未能混一惟四居柔得正處大臣之位與五咸有一德能剖破藩籬渾二門戶以天下爲大公故元吉然小群往大群來如有丘然丘者巍然高大之意所謂舜合二十二人爲群武王合三千人爲群也立朝者明於六四之

義庶乎免於朋黨之譏矣

宦官一許干預政事干古今典

宦官論

司馬光

宦者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公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儇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忤之患使令則有稱愜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悲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東漢之

唐之宦官甚於漢而亡國同

張承業

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其手。東西出其意。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蓋其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爲國家者。可不愼其始哉。夫寺人之官。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彊之直諫。曹日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

爲傑出綱目褒之與張良陶潛同膺特筆

投鼠忌器何憤憤也

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耶。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獼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胤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爲害豈不益多哉。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在不軌之徒且然。況寺人耶

當時王搏韓偓之言。皆明辨有理。而或死或寘身

且不保暹問其他昭宗啟於崔亂欲倚全忠削平

内難抑又昧於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明訓矣

從閑字中看出制禮苦心

濮王典禮論　　許浩

司馬光、王珪議崇奉濮王典禮、謂宜尊爲皇伯、而歐陽修引喪服大記爲説、欲使稱親、朝廷以衆議不一。令有司博求典故、竊意歐陽修所引喪服記、即典故也。喪服大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不曰爲父母、而曰爲其父母、以見爲人後者、以所後爲父母、故於其父母、不得直謂之父母、而謂之其父母也。其之者何、外之也。夫既外之、則不得稱之爲親明矣。若其繼乎大宗、而又稱其父母爲親、則是論祭

如何復得

之時有二考也天無二日廟可有二考乎且其降而眷者奚而降之誠以爲人後者既服斬於所後則不得更爲其所生父母斬而不得不降也服既以降則名亦宜從其服矣若名則存之服則降之非惟廟有二考有妨大宗而服違其名亦非義矣又其所謂禮無加爵之道則又無謂安懿之於仁宗從兄弟也從兄弟之子服父之從兄弟止應大功今既加而期矣服既可加爵獨不可加乎夫加爵於安懿則所以尊崇之者亦已多矣烏得違禮妄尊以紊夫大宗乎以

因此識彼可無異論

是而折之歐陽修將無詞而安懿之所稱所崇奉可
即此而定矣何必他求之典故乎
歐公所言者禮也許氏所言者亦禮歐公所引者
喪服大記也許氏所引者亦喪服大記一則窒礙
難行一則明白易曉此其間固有善解經不善解
經之異耳
程明道曰言事之臣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與諸
父等若尊稱爲皇伯父濮國太王則在濮王極尊
崇之道而於仁宗亦無嫌疑之失此論最爲得之

若以此爲案以許氏之言爲斷一時議禮諸公想

當必服矣

事難論

邵寶

事之難者天下有之矣、然東萊呂氏獨以祭仲之女、子南之子、之聞將殺父也、以爲天下之至難、而君子之所當先講者、卒乃引伐國不問仁人、謂君子必無此事而不必講也。予謂天下之事有可以意度者、亦有不可以意度者。對孝子而公言將殺其親、固世之所無也。假令彼不吾告、而或偶聞之、而或陰得之、亦將推托於不知、而聽其自戕哉。棄疾於子南、父子也、於楚子、君臣也。當是時、子南在楚、恭僭越之甚、而無

義不可以曠重情不可以兩全故難

君之漸萌矣。而一旦君以殺其父告。使棄疾而洩命。則子南必先當於楚子。否則坐視親之將見殺而不顧也。繇前則黨父以讐君。繇後則從君而賊父。忠孝之罪人。棄疾曷逃焉。為棄疾之道者。既聞是命。必免冠徒跣。號泣於庭。以告其父曰。吾族有士於國。世食其祿。以為巨室。今王之弗強。一國之所知也。而吾乃攬其威權。刑其寵靈。俾國人上下。皆謂王降臣偪。王亦不自安。將有虞於吾族。竊恐有擬吾後者。雖王亦不能止也。盍棄位出奔。以全先大夫之祀乎。如是懇

如此或庶幾可悟

側至於再三假令不從則再拜而自盡若申生之爲者吾親之心庶其有感而君父之難萬一可解也豈不愈於自經於溝瀆哉不然從父起居父生則子不敢死父死則子不敢生固常情也令不比之圖乃曰父戮子居右焉用之滅命重刑臣亦不爲何爲者耶若夫雍姬之事則尤有可論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婦之天也國君殺大夫而專之非法也且命其壻以賊其舅君非義令臣非義共君不可諫夫可諫也諫其夫以逃不義一舉而全二天此雍姬之道也諫而

較前事處還確當

不從。夫道絕矣。則告於父而自經焉。以明吾心。其亦可也。雍姬不明此義。乃洩其謀。而視其夫被戮以死。豈不誤哉。雖然。棄疾不惟可以諫父。而亦可以諫君。雍姬不惟可以諫夫。而亦可以諫父。不從則死之。死於君猶死於父也。死於父猶死於夫也。死於君為忠。死於父為孝。死於夫為義。嗚呼。孰謂天下果有難處之事哉。

錄東萊言之天下有窮於人之事錄文簡公言之

天下無窮於事之人設身處地籌畫萬全所謂盤

根錯節而後可以別利器也筆墨間饒許大經濟

豈曰藝之云乎

